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人才高地： 淺析澳門的定位和作用

王齊超 王建偉

【摘要】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正式頒佈，對澳門的經濟提出了多元、持續、穩定的發展要求，標誌着大灣區的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關鍵階段。作為國家的頂層戰略設計，要建設好大灣區，首先要抓好人才培養。其中，高等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為此，本文通過細化大灣區高等教育版圖，以及“內地—澳門”互動模式，分析澳門在打造大灣區人才培養高地中的定位和作用，並提出政策性建議和意見。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 高等教育 人才 澳門

一、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概況

從全球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方面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與美國矽谷地區類似，教育與經濟在此區域都獲得了融合和發展。港澳地區的高校有着“一國兩制”政策和信息便捷、國際免稅港口等優勢，這些優勢都可以為港澳帶來更為國際化、高質量的教育資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①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肇慶、惠州、東莞、中山和江門九個城市所組成，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強調“9+2”之間的合作，即9個廣東地級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此戰略的目標並不是一體化，所以靈活性較大。^②其高等教育資源也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合作形式也更為多樣化。

作為著名的“東方之珠”，香港擁有悠久的高等教育歷史，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高校，在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等國際公認的世界大學排名中表現突出，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可以說是優勢明顯。香港的高等教育優勢主要有兩點：第一，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集中性。香港有三所大學在2019年QS世界大學排名

作者簡介：王齊超，澳門大學政治學博士、獨立研究員；王建偉，澳門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球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思路智庫理事。

① 許創穎：《“一帶一路”背景下港澳高等教育如何協調發展》，《中國成人教育》（濟南）2018年第13期，第112—114頁。

② 趙偉：《長三角一體化與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一個空間經濟學視野》，《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20年第5期。

(Quacquarelli Symonds) 躋身全球前50位。^① 第二，較強的專業國際認可度，諸如香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以及香港大學醫學院等，都是全球公認前5名的專業學科。^② 香港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上，盡其所能地利用城市發展空間，從師資質量、教學科研成果以及大學國際化程度來說，香港依然在大灣區內處於領先地位。香港特區政府支持香港的高等院校到大灣區其他地方辦學，發揮香港高教界的特點及國際化的優勢，這不單有助於把大灣區打造成國際化教育基地，也為粵港兩地的學生開拓更多協同創新的機遇。繼香港浸會大學於2005年與北京師範大學在珠海合辦聯合國際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於2014年與深圳大學合辦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之後，香港科技大學也正積極籌備在廣州開設分校，目標是在2021年9月開校。

而澳門、廣州和深圳，則是緊隨香港之後的粵港澳大灣區內的重要高等教育資源城市。由於本文主要談及澳門的高等教育及其在大灣區的定位，會在第二節對澳門的高等教育進行詳細闡述。

廣州是廣東省的省會城市，擁有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這樣的老牌“211”、“985”和“雙一流”大學，高等教育資源相對集中，處於廣東省的第一位。另一方面，香港和廣州高校的互動由來已久，香港高校具有大學自治、財政扛桿、多元監督、高度國際化、語言暢通等優勢，極大地推動了廣東高等教育改革和師生赴港澳交換、研修；廣州各高校良好的基礎研究實力、大量的科研人員和成果、完整的專業學科設置也對香港高校產生了積極影響。

深圳雖然沒有國家“雙一流大學”本部，但作為中國最具活力的經濟特區，擁有深圳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等高校，哈爾濱工業大學也已經建成深圳校區。特別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在2019年8月9日決定將深圳打造成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為深圳未來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珠海、佛山、肇慶、惠州、東莞、中山和江門這七個廣東省城市中，存在高等教育發展不平衡的情況。珠海作為中國的經濟特區之一，地理位置毗鄰澳門。因此，在大灣區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中，受益於“香港—深圳”、“澳門—珠海”的教育“溢出”效應。相對於佛山等其他六個灣區內地城市，其高等教育資源是最豐富的。這其中既有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也有內地著名高校，如中山大學、吉林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在珠海設立的分校，這無形之中拓寬和加深了珠海高等教育資源多樣化的程度。而其他六所城市，都沒有一所綜合性大學設立在本地。顯然，這對於人才培養，是非常不利的。但與此同時，也有一些積極的發展，例如廣佛同城化所帶來的廣州市高校教育資源向佛山的外溢，^③ 都是粵港澳大灣區內部自發、主動分配高等教育資源的案例。

① 它們分別是：香港大學，排名第25位；香港科技大學，排名第37位，香港中文大學，排名第49位。<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articles/qs-best-student-cities/hong-kong>，2019年11月5日。

② 粵港澳大灣區香港官網，<https://www.bayarea.gov.hk/tc/opportunities/education.html>，2019年11月1日。

③ 2010年廣佛地鐵的通車，實現了廣佛同城。廣佛地鐵也是中國第一條跨越地級行政區的地鐵線路，這就為之後廣州高校在佛山興建校區，提供了扎實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廣州美術學院也宣佈了將在佛山興建校區。

二、澳門高等教育在粵港澳大灣區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的地理空間因素

在粵港澳大灣區提出之後，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社會融合，是學者們的研究重點。但筆者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灣區的建設，首先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源在特定地理空間要素中進行配置和提升的過程，而粵港澳大灣區也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早在2005年，廣東省就提出要規劃粵港澳跨界合作發展地區，把發展“灣區”列入重大行動計劃。^①此後，如何促進灣區經濟的融合發展以及發揮其開放引領作用受到國家重視，並逐步上升為國家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簡稱《綱要》）第八章提到了粵港澳高校聯盟，而這其中，澳門大學肩負着打造教育人才高地的重任。以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為代表的葡語教學課程，作為除巴西和葡萄牙之外最大的葡語教學基地，具有很高的學術地位和特色。澳門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因此澳門的高等教育發展，就擁有了兩個面向，一方面是面向粵港澳大灣區，通過與香港、廣東省的合作，打造“中文”版本的高等教育高地；一方面是面向葡語系國家，例如通過葡萄牙與歐盟其他大學建立深厚聯繫，打造“英文”、“葡文”版的高等教育高地，並積極聯通粵港澳大灣區與葡語國家的教育、人才交流，推動大灣區高等教育整體的國際化發展水平。澳門大學的學科設置覆蓋了醫療、中醫藥、文化、金融、交通、法律、圖書館等多個領域，因此，成立專業聯盟是最直接的高等教育資源共享形式。自2018年以來，由澳門大學牽頭或作為主要牽頭單位，已經成立了中文、健康科學、中醫藥的專業聯盟，並舉行了相關的簽約儀式。合作的項目包括雙學位、博士聯合培養、本科生交流計劃等。^②

澳門大學宋永華校長上任之後，率先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珠江西岸”高等教育資源與“珠江東岸”教育資源嚴重不均衡、不匹配的觀點。^③珠江西岸的中山、江門、珠海等城市的高等教育資源狀況，與東岸的香港、廣州、深圳相比，存在着較大的差距和發展空間。因此，“粵港澳大灣區西岸教育資源整合”的趨勢就應運而生。將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資源進一步進行地理空間上的分層分析，有以下幾點意義：

第一，形成了區位空間上的競爭和互補。通過提出“西岸”、“東岸”教育資源的概念，珠江西岸的幾所學校可以在資源整合中，目標更加明確，學校的辦學定位也更加清晰。形成“西岸對標東岸”、“東西共同服務灣區建設”的局面。這是地理空間對高校教育資源的一次創新應用。

第二，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資源從行政單位的劃分來看，西岸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東岸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地理空間細分之後，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高校可以更加清晰地對標區域內香港、澳門的高校資源，實現“一國兩制”背景下的“跨境不跨國內地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充分發揮卡爾多伊其（Karl Wolfgang Deutsch）所提倡的“系統功能

① 施漢榮：《粵港澳經濟區的幾個理論問題》，《廣東社會科學》（廣州）2004年第6期，第40—44頁。

② 澳門大學，<https://www.um.edu.mo/>，2019年11月1日。

③ 馮芸清：《澳門大學校長宋永華：產學研做不好我們高校自己要先檢討》，《南方都市報》（廣州）2019年8月5日，GA08版。

主義”，利用多種跨境、跨區域渠道，採取共同措施，在特定領域實現全面合作。^①

而香港、澳門的高校，通過與大灣區內地城市高校的資源整合，進一步瞭解內地的需求。這種地理空間分層，既深化了內地高校國際化的程度，也客觀地讓香港、澳門的高校瞭解內地高等教育資源分佈狀況、科研特點和教學模式。因此，粵港澳三地高等教育具有互補性與區位性，也積累了許多成功的合作經驗。

（二）澳門大學在大灣區西岸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和作用

（1）清晰定位，不斷完善自身高等教育資源

回歸20年，澳門的高等教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改革開放後內地的飛速發展，則為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澳門的高等教育有它獨特的優勢。如學者馬早明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是澳門文化的一部分，它分別經歷了天主教文化、嶺南文化、商業文化、葡萄牙文化，從而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社會。”^②

作為珠江西岸實力最強的綜合性大學，澳門大學積極為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提供優質的平台，並且緊貼中央政府發展節奏，在主推的智慧城市、創新創業和青年人才培養方面，都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並以“大灣區發展”為背景，積極成立相關專業聯盟。例如以澳門大學為代表的一批澳門公立、私立大學，抓住澳門作為“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這個機遇，大力培養葡語和葡語國家相關研究人才，突出學科特色，使澳門的葡語教育從理論到實踐應用呈現出“全面開花”的局面。雖然各所高校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都圍繞着澳門作為中國和葡語國家合作的橋樑這個紐帶來建設葡語學科，這就讓葡語以及相關學科有了非常清晰的定位和培養目標。再如聖若瑟大學雖然是澳門一所具有宗教性質的私立大學，但在“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框架下，它也積極融合到深入開展與粵港澳地區其他高校的合作之中。該校新開設的關注大灣區生態環境的碩士課程，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澳門還有很多在專業內“小而精”的高校和研究機構，例如澳門旅遊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等，雖然辦學規模不能與內地高校相比，但在專業領域內的認可度都非常高，為專業聯盟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條件。

此外，澳門大學作為大灣區西岸實力最強的綜合性大學，一直以來積極參加大灣區的建設，以培養更多的人才為己任。澳門大學近幾年來充分發揮優勢，全力打造大灣區西岸的人才培養基地，發揮高等教育的支撐作用。從重視教學到重視教學與科研並重，從傳統的工科、文學、社科、葡語，旅遊等，經過國家“十二五”、“十三五”規劃，發展到為服務澳門作為“一中心”、“一平台”的功能，開設了酒店、旅遊度假村等滿足澳門實際發展需要的專業，而澳門大學的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也與珠江西岸的高校開展了廣泛的人員交流。

澳門回歸之後，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博彩娛樂業的現象很快顯現出來，而為了促進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澳門各個高校開設了不同的學科，例如中醫藥、微電子、人工智能等共300多個不同類型的從本科到研究生的課程。澳門高等教育的聲譽度一直在上升，得到了內地和其他國家的高度認可。澳門多所高校在2019以及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

① K. W. Deut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52, Issue 2 (1957), p. 135, <https://academic.oup.com/ahr/article-abstract/63/2/375/172665?redirectedFrom=fulltext>.

② 馬早明：《文化視野下的澳門高等教育變遷》，《高教探索》（廣州）2010年第2期，第31—35頁。

大學排名 (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和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均有大幅的提升。^① 現在澳門已經有4個國家級的重點實驗室。隨着澳門2017年第10/2017號法律關於澳門《高等教育制度》的發佈，本澳在課程設置方面會有更大的彈性。高等院校教學品質的提升必將把澳門的高等教育帶上一個新台階。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習近平主席回信給澳門大學宋校長和澳門科技大學劉校長，^② 希望要培養更多愛國愛澳的人才，也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澳門高等教育為祖國培養更多人才的期望。而透過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的合作，促進學生的流動、資源共享、合作辦學和合作研究正是實現中央政府期望的有效途徑。

(2)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高教聯盟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是國家重要且長遠的發展戰略，在新時代和新格局的背景下，教育部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作為2035年的一個重要目標，教育部正在和廣東省共同編制更加細緻的大灣區高等教育規劃方案。廣東省也已經印發了有關加強粵港澳大灣區高校與港澳高校進一步交流的具體細則。^③ 在這樣的背景下，粵港澳高校聯盟更擔負了新的歷史使命。

在聯盟成立的過程中，澳門要實施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就必須要在高等教育上率先實現多樣化。在大灣區內部建立高校聯盟，實現相關高校“學科互鑑，學術互通，學分互認”。尤其是澳門的高等教育，雖然高校較多，但體量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高校相比，依然較小。在高校聯盟成立的三年中，澳門積極致力於開拓和加深與香港、內地的教育合作，例如積極參加教育部的“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計劃（萬人計劃）”。在學術交流方面，澳門積極利用聯盟的平台作用，多次牽頭舉辦或協辦學術活動，擴大了澳門的高等教育在內地的影響力。將“一帶一路”、“中國—葡語國家合作機制”、“粵港澳大灣區”三個不同層級的發展戰略，通過自身“小而精，小而全”的辦學特色和社會特點，為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多元化提供了高質量的智力支持和決策支撐。

在產學研結合方面，澳門充分結合粵港澳三地高校優質資源，積極探索國家和地方智力、財力支持，用自己的力量推動聯盟高校的合作，辦學層次不斷提升，為將大灣區打造成為國際教育高地奠定了基礎。現階段比較突出的合作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以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校區，澳門大學與國外醫學院進行的合作；澳門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和廣東省的合辦計劃也正在推進。《綱要》中明確指出，要建設國際教育示範灣區，推進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建設，構建開放的、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的高等教育區域。大灣區產業體系完備，擁有成熟的產業鏈條和快速響應的應急機制，為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的創新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香港、澳門擁有高度國際化、透明化的營商環境，以及

① 根據 THE 全球大學排名，澳門大學 2019 年的區間為 351—400，2020 年的區間為 301—350，THE 官網：<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world-university-rankings/university-macau>，2020 年 5 月 21 日。根據 QS 全球大學排名，澳門大學 2019 年為 443，2020 年為 387，<https://www.universityrankings.ch/results?ranking=QS®ion=World&year=2020&q=Macau>，2020 年 5 月 21 日。

② 《我們收到習主席的回信，澳大加油！》，2018 年 6 月 15 日，<https://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5253/>，2020 年 7 月 5 日。

③ 廣東省教育廳：《第三屆粵港澳高校聯盟年會暨校長論壇在澳門舉行》，http://edu.gd.gov.cn/zxxz/xwfb/content/post_2575788.html，2019 年 11 月 10 日。

遍佈全球的商業網絡，為粵港澳大灣區高校的人才解決了畢業後的崗位和就業問題，也客觀上促進了大灣區內人才流動的便利性，而在2019年11月29日，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國家醫療保障局又發佈了《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①進一步方便了香港和澳門居民在內地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促進了大灣區的發展，也為大灣區高校的合作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三、後“疫情”時代的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

2020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在武漢首先爆發，隨後波及到包括港澳在內的中國各地。中國雖有效控制疫情，但病毒又迅速在全球其他地方蔓延，為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增添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因素。澳門在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作用，也需要進行再思考。

首先，疫情改變了高等教育的交流模式。由於“新冠肺炎”人傳人的特點，在疫情大規模爆發之後，為了適應疫情防控的特殊時期，各高校創新形式，產生了許多富有成效的“疫”教育模式，如視頻會議、網絡授課等。這種模式既避免了因人員聚集而帶來的相互傳染的風險，也解決了大學的實際教學需要。同時，這種視頻會議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大學治理效能，節約了辦學成本。^②大學將課堂從學校變為家庭，“雲端上課”、“網絡授課”等以往只起到輔助教學作用的教學手段，變成了主流。

其次，“後疫情”時代的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方向暫時發生改變。由於全球航空業的停擺，各國的高等教育往來，包括師生的交換、交流都處於停滯狀態。上述提到的澳門高等教育的兩個“面向”中的對葡語以及其他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路徑，也必須等待緩慢的恢復。而隨着中國防疫整體向好，加上廣東省“健康碼”已經與澳門“健康碼”互認互通。因此在現階段，澳門高等教育應更加積極地融入到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發展的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的辦學特色。

第三，進一步發揮澳門高等院校的科研優勢，培養符合大灣區建設的人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在給人類帶來了挑戰的同時，也是高等院校科研團隊進行科研攻堅、協同合作的機遇。2003年“非典”爆發於廣東，當時粵港澳三地的專家就通力合作，共同對“非典”病毒的研究和治療進行科學研究。^③而2020年的“新冠肺炎”爆發之時，澳門高等教育的科研能力較“非典”爆發之時已有了更為長足的進步。例如為提升檢測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速度，澳門大學加快抓緊研發數位微流控疾病檢測系統，快速檢測新型冠狀病毒，以助抗擊疫症。運用澳門大學專利技術研發的數字型微流控檢測芯片快速檢測套裝“VirusHunter”，整個檢測流程可於30分鐘內完成。該研究由澳門大學模擬與混合信號

①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障暫行辦法》，http://www.mohrss.gov.cn/gkml/zcfg/bmgz/201911/t20191130_344467.html，2019年12月2日。

② 張小鋒：《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多重影響》，《北京教育（高教）》（北京）2020年第4期，第29—31頁。

③ 《粵港澳專家首次會議就防治非典達成六點共識》，搜狐網，<http://news.sohu.com/57/94/news209659457.shtml>，2020年5月21日。

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國家重點實驗室及博士畢業生組成的團隊負責開發，目前已與相關醫療單位聯繫，驗證通過後將可送至前線醫護人員手中。^①

第四，在2020年5月召開的“兩會”上，港澳代表的提案也反映出加快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和人才培養的呼聲。如澳區全國人大代表何敬麟牽頭與30多個澳門企業家在廣州番禺大學城位址建立“粵澳青創國際產業加速器”，從而更好地激發粵港澳青年的創業熱情。相信隨着疫情的穩定趨緩，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人才交流將會逐漸恢復，並產生新的模式和動力。

四、結論

粵港澳大灣區聚集了一定數量的知名高校和相關學科，形成了三地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勢互補。但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與世界其他知名灣區相比，大灣區還存在一定差距，高等教育對大灣區的支撐能力亟待提升。2018年以來，習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特別提出要擴大教育對外開放。中國教育部也從2019年年初開始，圍繞教育對外開放，加快研究配套設施。而粵港澳大灣區內高等教育的擴大相互開放、交流、借鑑應該也是題中應有之義。在這方面澳門為推進大灣區教育合作所提出的設想，以及具體的經驗措施，都是值得大灣區其他高校借鑑的。

一是澳門的高等教育在回歸之後，堅持立德樹人、愛國愛澳的根本方向。打造世界一流高校的重要一條是人才，要面向國家戰略和民生需求，培養卓越人才。回歸之後，澳門教育界心向祖國，積極傳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發展教育創新體系，促進澳門師生同內地高校深度交流，以此不斷加強澳門師生的國家認同感。這是澳門教育界長期和一貫的做法。一個生動的例子就是澳門大學國旗隊會在國慶、回歸日等重大紀念日升起國旗、區旗。2020年，澳門實現了包括大中小學全部教育層次升國旗唱國歌全面覆蓋。可以說，澳門高等教育針對各層次人才的愛國主義教育，在粵港澳大灣區的教育系統中已經成為了一個亮點。

二是澳門的高等教育堅持協同創新的路徑。澳門的相關教育機構、社會團體，都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了澳門社會“安居樂業”背後所顯現的發展模式單一、城市“人地關係”緊張等發展瓶頸。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尤其是中央大力支持澳門參與開發橫琴，讓澳門看到了新的歷史機遇，從而積極推動建立灣區高校之間聯繫緊密、協調有力的合作機制。促進人才、科技信息等在大灣區高校之間的流動，開展聯合培養，搭建產業技術研發平台，營造良好的產學研相結合的學術和創新氛圍。

三是堅持對外開放的國際視野。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帶一路”的交匯點，港澳是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澳門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中國—葡語國家合作”多種機制在澳門相互疊加，可以產生綜合效應。粵港澳高校聯盟需要主動融入大灣區的建設，用好這些合作機制的疊加效應，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和國內空白、緊缺的專業，成為大灣區對外開放的先鋒隊，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高校群體。

^① 《助抗疫！澳門大學相關團隊抓緊研發快速檢測新型冠狀病毒芯片及系統》，澳門大學，<https://www.um.edu.mo/zh-hant/news-centre/news-and-events/news-and-press-releases/detail/49948/>，2020年5月21日。

四是要秉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周邊地理上不屬於大灣區的“域外”高等教育資源，也應當在合適的條件下讓它們參與合作，實現互利共贏。2019年7月，在粵港澳大灣區校長論壇上，廣東海洋大學的代表就提出，位於湛江的廣東海洋大學，雖然在地理位置上並不屬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中的大學，但作為廣東省一所以海洋研究為特色的高校，應該發揮它獨特的作用，讓其分享未來的“合作紅利”，^①這與澳門大學首先提出“西岸高校聯合體”的初衷高度一致。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如何讓屬於廣東省、但不屬於大灣區城市群的高校，也能夠發揮自身的學科特點，積極參與到大灣區的建設中來，也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筆者根據2019年7月23日“第三屆粵港澳高校聯盟年會暨校長論壇”筆錄整理。